

“敌进我进”的蟠龙攻坚战

首创西北野战兵团攻坚战范例

■薛闰兴 韩丹丹

1947年4月的羊马河战役后，在黄河补给线被国民党军切断、后勤保障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运用“敌进我进”的运动战思想，挥师南下，于5月2日至4日攻占国民党军补给基地陕西延安蟠龙镇，解决了西北野战兵团的补给问题，同时也积累了攻坚作战的有益经验。

隐蔽主力，以逸待劳。羊马河战役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企图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及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计划落空。随后，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位于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以南，即令整编第1军、第29军9个旅迅速进至瓦窑堡东南，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4月15日至18日，胡宗南为防被我军伏击，命令部队只走山路，不走大道，9个旅在无粮无人的崇山峻岭中行军、搜查，却未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给养耗尽、毫无战果的情况下，胡宗南只好令部队回撤至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4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集中主力，在永坪西北之新岔河地区歼敌南下之整编第29军一部2000余人后，转移至永坪东北地区休整备战。

乘虚南下，因粮于敌。在地面搜寻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无果的情况下，国民党经过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有大批船只集中，且有多路小队人员向绥德方向前进。这本是正在向西转移的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蒋介石却认定这是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于是电令第一战区部队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第22军和第28旅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歼灭我军主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迫我东渡黄河。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29军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兵分两路向绥德急进。

自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以来，在敌人严密封锁和重兵围攻下，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保障越来越困难，西北野战兵团常常处于缺衣断粮少弹的境地。彭德怀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察明敌主力北上企图后，决心采取“敌进我进”的方式，乘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攻占其坚固设防的陕北重要补给基地蟠



蟠龙战役旧址

龙，达到“因粮于敌”之目的。蟠龙镇四面群山环绕，延榆公路贯穿其间，交通便利，是延安外圈的屏障。由于陕北边区人民坚壁清野，胡宗南集团无粮可取。为便于其前进部队就近补给，国民党军特地在蟠龙镇建立前方补给基地，设置4个补给分站，囤积大量物资，以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第500团）及陕西人民自卫军第3总队守备蟠龙，并构筑明暗堡群环绕、宽壕与铁丝网阻隔、多层障碍物配合的坚固防御阵地。

伴动诱敌，围点打援。针对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图，彭德怀决心采取“集中优势，伴动诱敌，破袭扫障，牵制策应，阻敌增援”的战法，集中第1纵队（欠第35团）、第2纵队（欠第359旅）及新编第4旅4个旅的兵力，攻歼蟠龙之守敌；以第359旅、绥德军分区等部队伪装成野战军主力，采取“节节抗击，佯装败退，布设假象”的方式向北撤退，诱敌主力北进；以独立第1旅第35团和警备第7团组成南进支队，深入敌后，破袭延安以南之公路，扫清临真、南泥湾地区国民党地方武

装；以警备第1、3旅向成榆公路洛川、耀县段出击，牵制敌人；第359旅主力负责监视和阻击可能回援之敌。**群策群力，全歼守敌。**经过周密细致的侦察和攻坚作战准备，4月30日，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附近地域，完成合围的战役布势。5月2日，胡宗南北进集团攻占绥德。当日黄昏，西北野战兵团以4倍于敌的兵力向蟠龙守敌发起突然攻击，国民党守军凭借蟠龙外围高地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至3日2时，我军一举占领蟠龙守敌外围阵地。3日晨，我军发起总攻，但受敌暗射火力点和铁丝网的阻隔，进攻受阻。彭德怀当即决定停止攻击，令各部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战术战法。

各级指战员群策群力，纷纷献计献策，提出“土壕作业逼近、爆破扫除障碍、开辟冲锋道路、轮番冲击消耗”等方法。3日下午，西北野战兵团集中独立第4旅和新编第4旅2个旅的主力采取“挖掘交通壕”“轮番冲击消耗”等方式，再次向敌集五岭主阵地实施连续突击，迫使弃

堡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攻占敌前沿阵地；4日，通过“对壕作业”破坏守敌障碍，突破敌铁丝网和外壕，迅速瓦解蟠龙守敌纵深防御体系；至4日黄昏，各攻击部队居高临下向蟠龙镇猛攻，全歼镇内守敌。

此次战役，西北野战兵团共歼敌6700余人，缴获军装4万套，面粉1.2万袋，子弹100万发。西北野战兵团获得大量物资补给，给进犯延安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蟠龙攻坚战是西北野战兵团在攻坚作战经验缺乏、粮食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攻坚战，既打掉了敌赖以生存的前进补给基地，也锻炼了野战军攻坚作战的能力。此战连同此前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为彻底粉碎敌人对西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稳定陕北战局和我军迅速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史说新语

穷寇勿追，关键在于拿捏好追击的分寸，即通过稳妥地组织追击行动，不把退逃之敌逼到绝境，同时使敌人的退逃行动始终处于我方掌控之中，从而保证追击任务完成。滇南战役期间，按照毛主席“不可向其后卫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的指示，陈赓将我军参战力量编成左、中、右3路部队。3路部队在战斗中，没有对敌尾随紧跟、步步紧逼，而是采取大胆迂回、“先兜后歼”的方式，成功阻止敌军越境逃往越南、缅甸的企图，基本实现了全歼敌军于国境线内的要求。

积极攻心。运用穷寇之法，需要兼顾兵战与心战的关系。追击一方在依托自身优势兵力、稳妥掌控追击节奏的基础上，应通过对敌形成兵力压倒态势，使敌方人员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紧张感、焦虑感与危机感，从而扰乱敌方方心志、搅乱敌方行动。美军在退逃途中所经道路地形险要狭窄，因此行动速度较为缓慢。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其后慢慢跟随，让美军急于奔逃，没有停顿修整的时机。这使美军在争渡湟水时溺亡数百人，汉军大获全胜并缴获大量牲畜与车辆。

穷寇虽然会因兽犹斗，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只要将其心理防线摧毁，其抵抗意志也将随之崩塌。面对滇南敌军企图向南向西分路外逃的情况，行动中以便使用的同型C-130运输机

链接历史

1950年2月，解放军南下追击歼敌

百战奇略

穷寇勿追

缓行讨羌与滇南战役

■周家俊 邓 威

原典

《百战奇略》穷寇篇原文为：凡战，如我众敌寡，彼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则胜。法（《孙子兵法·军争篇》）曰：“穷寇勿追。”

穷寇篇认为，大凡作战之时，倘若兵力上我多敌少，敌人必然畏惧我军强大阵势，不敢与我军交战而撤退。对于不战而逃之敌，不要贸然追击，因为敌方被逼到绝境，可能会殊死一搏，反而于我不利。应当调整兵力，有条不紊地追击敌人，才能稳操胜券。正如兵法所说：“对于处境危困、准备拼死一战的敌人，不能逼迫得太急。”

战例

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61年），名将赵充国奉命讨伐先零羌（西羌部落之一）。汉军进至羌军驻地时，羌军远远看见汉军声势浩大，便丢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黄河上游分支，位于青海东部）向西逃跑。赵充国见状，并未挥师急进，而是率军跟在羌军之后，徐徐追击，最终取得讨羌之战的胜利。

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指挥所部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第38军2个师、滇桂黔边纵队一部等部队，追歼逃至滇南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此役历时55天，我军取得歼敌2.7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生俘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及第8军军长曹天戈等人，解放了云南全境。

计谋分析

稳妥行动。穷寇之法的精髓，是一个“稳”字。穷寇旨在提醒追击一方，应当稳妥审慎地对待退逃之敌，切忌自恃兵力优势而轻举妄动、贪功冒进，避免因激起敌方抵抗意志而自陷危险境地、招致不利后果。赵充国率领汉军缓行追击时，有下属提议加快追击速度。赵充国解释说，慢慢追击身陷危困之敌，敌人会没有顾忌地继续逃走；如果急速追击，则可能逼迫敌人反身搏命。

冷静分析。活用穷寇之法，不能机械教条，不能一概主张对穷寇不予紧逼，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在认识到穷寇勿追、稳妥应对的同时，应辩证看待穷寇的不同情况。穷寇，有的是避战逃命之敌，有的是蓄势再战之敌，还有的是佯退诱骗之敌。尤其是面对主动退却之敌时，追击一方更要格外留意，冷静分析敌方意图，摸清敌方是为保存实力、以图后计，还是在玩“孙臧减灶骗庞涓”的伎俩，防止贸然追击而正中敌方下怀。赵充国之所以缓行追击，也是因为道路险要狭窄，不利于汉军大兵团作战，而羌军更加熟悉地形，极有可能佯装溃逃、设伏阻击。

另一方面，在察明敌情、稳步追击的同时，需充分认清快速决断、速决歼敌的重要性。穷寇勿追不是穷寇不追，缓行追击也不等于缓慢追击。穷寇讲的是不能贸然追击，与快速追击并不对立。追击一方如果掌握充足胜算，应当迅速展开对穷寇的追击行动，防止贻误战机，并力求达成有利态势、加快作战进程。为切断滇南之敌外逃通道，我军一边快速突进，抢先攻占通往越南要道上的重镇河口，一边追击敌方警戒部队，直插蒙自夺取机场，对敌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完全掌握了滇南战役的主动权。



1950年2月，解放军南下追击歼敌



以色列准备的与乌干达总统阿明座驾同款的轿车



行动中以便使用的同型C-130运输机

奇兵天降：恩德培机场救援

■曹明敏 程宇一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国客机搭载258名乘客从以色列飞往法国。途中，该客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劫机者扣留105名人质，要求以色列释放被捕的53名恐怖分子。1976年7月4日，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和“野小子”特种作战部队共280名成员组成突击队，奔赴4000公里外的恩德培机场，营救被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此次行动中，以方1人阵亡，成功解救100余名人质。作为以色列策划实施的境外军事救援行动，恩德培行动涉及情报战、舆论战、联合作战、特种作战和反恐行动等诸多领域。

全面了解敌情。以色列为准确掌握一手资料，在事件发生后迅速派遣训练有素的摩萨德特工乔装成商人，秘密潜入乌干达境内侦察，在短时间内收集

大量恩德培机场信息，摸清其防卫力量、防空设施和活动规律，甚至连恐怖分子看守人质的日常工作、使用的武器和候机厅内的照明情况等都摸得一清二楚。作战行动策划会前，以色列还邀请曾访问过乌干达的以色列军事代表团成员回顾具体情况，包括乌干达军车辆种类、军装样式等，为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支撑。

公开渠道示弱。为确保人质安全，事件发生后以色列不断向恐怖分子释放妥协信号，甚至公布了准备交换的在押犯名单以示诚意。面对劫机事件，以色列各大主流媒体也集体鸣哀，国家广播电台每隔10分钟就播送劫机消息。明面上，以色列向对手摆出低姿态；暗地里，以色列政府、军队、特工则马不停蹄地准备救援行动。以色列总理拉宾

事后承认：“任何可能的计划都需要时间，延长‘最后期限’是行动的基础。”恐怖分子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以色列掩人耳目、拖延时间的战术策略。受以色列舆论影响，恐怖分子对此次营救行动毫无察觉，为恩德培行动的成功实施埋下了伏笔。

设置奇计惑敌。远征开始前，以色列军方将军用运输机涂上民航标志，并以别国航空公司身份作为伪装。为瞒天过海，以色列特意借来一辆与乌干达总统座驾同款的轿车。经过伪装的运输机在恩德培机场降落，这辆轿车大摇大摆地开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车队全部开启前灯。机场守军在夜色中难以分辨车内乘员，只能判断是某位高官来视察人质情况，因此突击队毫不费力地成功过关。